

從學校到西藏自由運動的跨界之旅

盧惠娟

《西藏的天空》主編

摘要

本文是作者根據自身多年從學校跨界西藏自由運動的實踐經驗，以自我敘說為方法，旨在尋找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的路徑和方法。教師跨界社會運動面臨目的與對象、角色期待、場域文化皆不同的困境；教師需要在反思中覺醒，以自我覺察、調適與轉變來克服跨界轉化的難題。我以課程轉化與教學專業搭建連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橋樑，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刃跨越學校及西藏自由運動的邊界。由此歸納尋找教師跨界社會運動的路徑和方法：（一）追求實現個人意義，以轉化社會為使命；（二）先具有社會關懷以及公共事務行動的經驗；（三）願意儲備轉化學校及社會的能力並付諸行動；（四）設法搭建連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橋樑。

關鍵字

社會運動、西藏自由運動、跨界

壹、緒論

達賴喇嘛（2020）認為我們都是人類的兄弟姊妹，主張人類的一體性與全球責任感。「共好」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念之一，教師有責任引導學生理解社會需要合作才能共好、參與社會行動讓世界更好。當教師鼓舞學生關懷社會進行公共服務，教師自身也無法自外於社會，需身體力行承擔公共性責任。我認同全球責任感及共好理念，人類應關切弱勢與被壓迫者的苦難，也應起而行動以改變社會的不公義。我是臺灣教育體制內的數學老師，肩負全球責任感與共好理念的我，試圖改變社會結構的不公義，期待這個人類世界能包容

異己、擁抱多元、和平共好。

因緣際會認識僧俗流亡藏人，看見西藏苦難的我無法不作為，常反問自己能為西藏民族做些什麼。為了解西藏流亡教育如何維持流亡藏人對西藏宗教與文化的認同及傳承，我以〈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為碩士論文探究題目，研究期間於 2009 年暑假行動涉入至印度進入西藏難民學校教學。自 2010 年起迄今，在學校當老師的我跨界西藏自由運動，擔任雪獅基金會（化名）會刊主編及專出西藏書的出版社總編。2019 至 2021 年，應美國「狼」（化名）網路平台之邀，開設三年帶狀視頻節目，以西藏為主要議題每週一講，在網路世界開展跨界行動。從學校教育跨界西藏自由運動，我為扶助受壓迫的西藏而行動，並在行動中應用博班課程與教學所學、轉化學校現場的實務經驗，我把中文世界當成大教室，試圖教育讀者與聽眾使他們對西藏有跨文化的理解。

本文¹ 目的在尋找教師跨出學校邊界投入社會運動的路徑和方法。我在體制內學校的歷練沒有大破大立的經驗，從學校跨界至西藏自由運動的經歷也非常態。從學校教育到社會運動的不同位置，我發揮個人的能動性，以教師及轉化型知識分子的不同角色，關切弱勢與被壓迫者，為促成公平正義、轉化社會結構的限制而行動。透過難題反映的處境與脈絡是結構的問題（劉美慧，2005），我企圖掙脫社會結構箝制，或在社會結構箝制裡沉靜改革，在個人與結構之間角力以形塑公義生活世界。我的跨界經驗放大至結構，或可提供學校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及試圖轉化社會結構者參考。

本文敘說從學校跨界西藏自由運動的自身經驗，分析跨界的困境及歷程，並歸納教師跨界社會運動的路徑和方法。藉由跨界經驗意義化，展現社會結構及個人能動性間互動辯證的案例，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學理提供具體落實的過程和方法。

1 本文依據我的博論第四章研究討論與發現第一、二節改寫。在計畫口試之後，前三章研究計畫的內容寫成研究札記〈一位體制內教師跨界社會轉化之旅〉，登載於《台灣人權學刊》第 6 卷第 2 期 131-152 頁。本文為博論的部分研究成果，而發表在台灣人權學刊的研究札記是研究計畫。

貳、研究方法

一、自我敘說

本文的探究對象是我自己，以自我敘說為方法，敘說我從學校跨界西藏自由運動的經驗，將教師跨界社會運動的行動經驗再現及意義化。在故事中敘說過去、現在、未來 becoming 的過程，經驗被表達出來（Clandinin & Connelly, 2003: 58, 211）。將經歷的故事透過敘說、在敘說中尋找線索、置於環境脈絡中分析。自我敘說，能彰顯教師跨界社會運動的特質。打破傳統論文格式，以夾敘夾議的方式，在與理論對話時找出有感覺、啟示的文獻，打散在故事中適度引用，讓理論與經驗的聚焦，進行厚實描述。

二、研究場域與協作者

本文的主要研究場域是我從事運動的樞紐中心：雪獅基金會、美國「狼」網路媒體。因從學校跨界社會運動，也涉及我從事運動前後所任教的臺灣體制內兩所國中。我在雪獅基金會擔任季刊主編、西藏叢書總編、西藏研討會規劃執行者，在網路媒體是節目主講者，在學校的角色是數學老師、導師、教務主任。

為了避免自我敘說成為自說自話及主觀，本研究邀請三位協作者共同敘事，以蒐集多元的資料及觀點。強波、額簇、果瓦三位協作者與我一起說故事。強波董事長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由藏人行政中央派駐臺灣（2008年~2021年）擔任雪獅宗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董事長，因為他的邀請、信任與授權，我才有機會在臺灣支持西藏的場域長期參與推動西藏自由運動。額簇秘書長是基金會找我做事的窗口。果瓦，美國「狼」網路媒體（以下簡稱狼媒）的製作人，提供完全不設限的自由空間，讓我有機會在中文網路世界為西藏與香港等弱勢民族發聲。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文蒐集資料的方法包括自我文本、訪談協作者、文件分析。文件包括自 2010 至 2023 年的省思札記、我所編輯出版的書籍與雜誌、社群媒體通訊內容、讀者粉絲及節目聽眾回饋，以及 2019 至 2021 年我主講的網路節目等。

以（資料來源－日期－類型或受訪者）的方式呈現資料編碼，文件代碼是 D、訪談代碼是 I。訪談協作者強波的代碼是 C、額簇是 R、果瓦 G。訪談強波三次、額簇一次、果瓦兩次，歷時二個月，² 每次一小時。以資料管理編號系統整理研究資料後，採用 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3）三度敘事探究空間定位文本，以類別與內容方式分析（Lieblich 等，2008），從文本內容提取意義及概念，依據意義編碼、歸類，找出主題後歸納為主題軸，回扣研究目的。

四、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本文採用多元檢證法、參與者檢核、同儕檢證、外部查核來檢視敘事的信實度。採用訪談、文件分析與故事回溯等多種蒐集資料的方法，進行多元檢證。由協作者協助參與者檢核，參加每月團體論文討論會與博士班同學讀書會，進行同儕檢證。本研究為博士論文改寫，亦經口試委員的嚴格評核及建議，是為外部查核。

本文採取參與者知情同意、化名處理訪談資料、重視參與者隱私與感受、平等互惠原則等措施，以顧及研究倫理。研究場域與協作者都使用化名。說與不說之間，以不傷害場域內的組織及人為原則。

參、跨界之旅

Giroux（1988）主張「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教師覺察社會結構中的霸權及不公義，喚起學生的批判與解放意識，師生共同朝向公平正義實踐，以轉化社會結構。透過教師的轉化可達成跨越邊界的社會運動，反思與行動是關鍵（劉美慧，2009b）。教師若能理解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進而開展實踐行動，教師可成為穿梭在政治學和教育學之間的轉化型知識分子，能改變學校與社會以建立更具公義的和平世界（Hung, 2018）。我把 Giroux「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概念，由學校場域公平正義的實踐衍生至社會運動場域，不論是受壓迫者或是霸權宰制政權下的既得利益者，意識覺醒以後也能察覺不公義，願意挺身為公義發聲。重新回看我從學校至西藏自由運動的經驗，這是一趟教師的跨界之旅。

2 果瓦住美國，無法當面訪談，以電話訪談。訪談強波時值防疫期間，有兩次採電話訪談。

一、教師跨界面臨目的與對象、角色期待、場域文化皆不同的困境

我是老師，對體制內學校文化有一種想像：一切照既有分工與規定按部就班如機器般運作，具組織章程、形式規則等各種規定與校規、班規等規矩，兼任教務主任時我也以自己詮釋的公平正義原則來配課。正如 John Goodlad 所指：老師有維護系統的情形、具有服從的壓力，學校以最高強度把規則加諸老師身上（Goodlad，2008）。長期在體制內學校扮演服從角色的我，銜命執行政策、照章行事，被動心態缺乏開創新局的視野。但是 2010 年至 2015 年投入運動初期，協作者額簇秘書長對我的志工任務滿意，因為基金會找我做事，我必奉命行事且使命必達：

盧老師你對西藏幫助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有志工，我們輕鬆很多。而盧老師你一直在做，我們之間的合作也不必磨合，因為有你，這些雜誌啊書啊研討會等工作對我們來說非常輕鬆。這些事情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和心力，你利用假日和晚上的時間。（I-20210515-R）

這種使命必達的特質始終如一，使我在教務主任的工作壓力下，於 2016 年基金會董事長與秘書長雙雙被調回藏人行政中央的空窗期，願奉強波董事長之命去永和社大代教三個月的西藏課、去大學代演講西藏政治議題。雖精神與體力瀕臨極限，仍勉力成為苦撐的銜接者。

但社會運動是由群體共同參與、採行體制外策略、以某種價值為引導的集體行動，重視彙集不滿的組織力量、擬定策略、推動社會變遷（何明修，2011）。西藏自由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無法一直都依靠上級及專家指導下達命令，需要運動者打破現有體制開創新局。西藏問題在國際局勢變動中具有變異性又無前例可循，西藏自由運動且戰且走、具有找到機會就改變現況的變通性。跨越學校邊界與有志之士合作轉化社會，學術的見解看似容易，實際上卻面臨目的與對象、角色期待、場域文化三面向皆不同的困境（如表一）。

表一、教師從學校跨界至西藏自由運動的困境表

跨界	體制內學校	西藏自由運動	困境 / 難題
目的與對象	以學生為對象，目的是教人成人、使世界共好	以社會大眾為對象，目的是還西藏自由、使世界共好	無前例可循，不知如何將課程實踐及教學跨界轉化用於運動倡議
角色期待	期待教師在體制內服從，銜命執行政策、照章行事	期待運動者打破現有體制，以反叛基因創造行動的意義	受體制框限及慣習影響，沒有改變的動能，欠缺轉化不同角色期待的能力及認知
場域文化	形塑奉命行事且使命必達的特質、被動心態，缺乏開創新局的視野	需要開創新局的社會運動，具找到機會就改變現況的變通性	未醒悟陷入無法適應不同場域文化的困境，欠缺開創新局的企圖與能力。

跨界前期的我陷入困境，既無法轉化不同角色期待、也無法適應陌生的場域文化。從學校跨界到西藏自由運動，面對陌生場域初期五年，我以原有角色慣習行動，以老師魂把自己定位為聽命於基金會的周邊參與者。這五年的我，欠缺社會運動行動者的視角與動能，不但沒有跨界轉化的能力，連跨界行動需要轉化的覺察力都欠缺。

二、在反思中覺醒，以自我覺察、調適與轉變克服跨界的難題

2015 年回台師大博班進修，新增學術視角，「壓迫者使語言成為可以羞辱、欺壓和殖民的武器」(hooks, 2009: 164)，對照藏人對我訴說與境內家人用中文溝通的流亡心酸，我能同理相隔兩地卻無法相見的痛苦，想為弱勢的西藏民族多做一些，也希望能影響更多人理解藏人的痛苦。那段期間回看我聽命於基金會的行動，我反問自己：怎樣才可以做到追求公義、與被壓迫者在一起？編輯出版西藏書籍與佛法雜誌就能做到嗎？要怎樣突破既有框架去行動呢？在反思中，學術的滋養使我覺醒——需要更多人的投入才能有機會改變，我要改變聽命行事的慣習，我想有所作為。

2016 年強波董事長賦予我主持國際漢藏友好團體代表大會的任務，此時已經轉變被動心態的我不願止於口頭倡議，一心想行動實踐。於是參與會議的視角由主持轉向慎思籌劃，生智慧，行謀略，尋覓有緣人與我共同行動。會議期間我和朋友們商議共同行動，以期讓香港成為首站呼應。會議後大家分

工行動，兩個月後在香港外國記者會（FCC）舉辦「西藏現狀與香港未來的變局」研討會。由基金會及香港非政府組織合辦，邀集香港在地人權組織到場，推動藏漢交流。第二天香港媒體報導：

由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信眾在台灣成立的……基金會，昨在香港舉行研討會，探討西藏現況，約 30 人出席。基金會成員……表示，西藏欠缺條件獨立，達賴提倡的亦是「和平非暴力」手法；對於港獨議題，她稱「人有人權」，香港人無論希望獨立或統一，皆應受尊重。（明報，2016）

這是在從事西藏自由運動的歷程中，第一次主動出擊，改變我被交辦工作的視框，也改變倡議框架與朋友一起行動。顧及香港與會者安危，我在事後報導將相片裁切，不讓他們曝光。兩年後 2018 年有香港媒體抨擊此研討會：

FCC 曾舉辦「藏獨」研討會，為顛覆中國政權搞「心戰」……除了「藏獨」分子到場，「台獨」分子……等亦以視頻連線的方式參加。……邀「藏獨」學者主講 2016 年 11 月 30 日，FCC 新聞自由委員會開會時，同意邀請「藏獨」學者……於翌年一月作客 FCC 演講。會上討論時，提到演講主題是「1949 年前西藏是否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並明確指出「……的研究顯示是否定的」。（大公報，2018）

我和新聞中被提及的學者都是一輩子在學校教書的老師，現在回看報導，被安上藏獨分子與藏獨學者的名稱很是可笑，其實我們只是不願意被洗腦的自由人。行動後反思，調適轉變後的我，不想被既有框架限制，開闢了香港場域作為推展西藏自由運動的新戰場。彼時主體性增強的我，才真正由學校老師跨界轉化成為西藏自由運動的倡議者、運動者，能以自身想法主導運動。教師跨界社會運動，我的實際行動經驗是：跨界容易、轉化難。因為在跨界初期，還需要自我覺察、調適與轉變，才能掙脫體制框限及慣習影響、克服不同場域文化的挑戰，在新場域化被動為主動、由邊緣到核心，裝備足夠動能成為轉化型知識分子。

三、以課程轉化與教學專業搭建橋樑，連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當學校教師跨界至社會運動場域，經歷調適成為該場域的核心運動者後，

仍需面臨跨界不同時期的不同挑戰。2019 年我開始跨界錄製網路西藏節目，檢視自己的專業，我擅長在學校設計課程實施教學，但西藏自由運動與體制內學校教育不同，既缺乏專家學者的理想課程、政府的正式課程，也找不到前人發展的課程。雖然我想要實踐追求公義、與被壓迫者在一起、讓世界共好的信念不變，如何在節目進行社會運動倡議卻成為我的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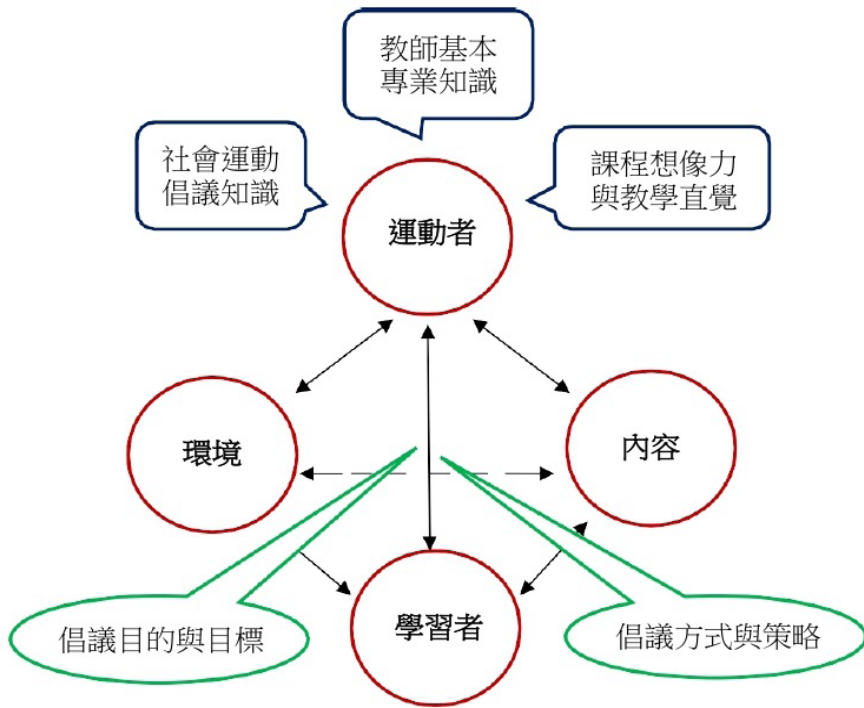
於是我把此二場域的實踐製成對照表（如表二），讓自己明瞭二者在目的與目標、環境脈絡與場域、課程與師生、實踐行動的對照，釐清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差異性及尋找共同性，以設法搭建教師專業轉化運用到運動場域的橋樑。學校教育的教學實踐與西藏自由運動倡議實踐，乍看是完全不同的兩類領域，但是對照顯示從目的及行動來看，二者都有理念及價值追求，只是對象及場域不同，看似表象不同，實則本質相同，同樣具有教育性。

表二、學校教育的教學實踐與西藏自由運動的倡議實踐對照表

面向	學校教育的教學實踐	西藏自由運動的倡議實踐
目的與目標	以教人成人為目的，以數學求真的精神為目標	以追求社會正義與社會轉化、讓世界共好為目的。以呈現流亡藏人觀點、讓弱勢者發聲為目標
環境脈絡與場域	在臺灣體制內國中的教室現場授課	中共政府統治西藏、藏人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大環境下，我於網路節目實施社會教育
課程與師生	教師經由自己備課、與同 / 跨領域教師共同備課，將數學課程內容，教導學校的學生	運動者經由自己備課、與協作者共同備課，研發運動倡議內容，向中文世界的讀者與觀眾進行倡議
實踐行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尋找多元解題的策略而不是只有最有效且快速的解法； * 採數學閱讀理解等策略，使學生能有效學習，引導學習不利學生，進行課中補救，課後補救； * 以問答、測驗、習作、作業、動態評量為評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與弱勢者在一起，尋找漢藏共同點及西藏問題的多元解決途徑； * 採同理心、概念遷移等多元倡議策略，使讀者、觀眾及粉絲能敏覺人類社會不公義並理解弱勢民族的邊緣位置； * 以讀者、觀眾及粉絲的數量、回饋、點閱率，網路留言為評量標準

既然二者同樣具有教育性，社會運動也需要社會教育。我試圖由課程與教學的核心概念出發，轉化應用到社會運動。甄曉蘭（2004）依據 Schwab 主張的教師、學習者、內容、環境等課程四要素，而發展出由正四面體構成的課程

生態模式，指出學習者、內容、環境是課程實踐的舞台，而教師是課程實施的運籌帷幄者。我把課程四要素轉化為社會運動倡議實踐四要素：運動倡議者、學習者、內容、環境，教師即運動倡議者，是社會運動的運籌帷幄者。由此轉化衍生社會運動倡議實踐模式（如圖一），運動者要有社會運動的倡議知識，也要像教師一樣具備教師基本專業知識、發揮課程想像力與教學直覺。而倡議的目的與目標、方式與策略皆與此四要素有關聯。



圖一、社會運動倡議實踐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依循上述社會運動倡議實踐模式，每次錄影前我都會事先備課，找協作者共同備課，錄製節目所準備的資料分析圖，寫成講稿試講。在錄製節目時我設想中文世界是我的大教室，在西藏自由運動場域設計課程：

課程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技術層面的操作，課程是一種理解和解放的歷程，教學是一種對抗並超越邊界的行動，也是一種實踐自由的運動。教師不應只是訊息的傳遞者，而應該是具批判力與行動力的文化工作者。(劉美慧，2009a：viii)

因應錄影節目現實條件，多採直接講述或協同教學，我提出真實史料內容及口述歷史等證據揭露真相，分析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設法提問供讀者、觀眾思考及批判。由於西藏問題跨越一甲子，牽涉歷史，也適合以因果教學模式釐清事件關係（如表三）。

表三、錄製節目所準備的資料分析表（因果教學模式）

西藏的抗爭 以 The Cause-and-Effect model 破題				
4.prior causes	2.causes	1.topic	3.effects	5.later effects
1959 失去國家、殖民政 策、維穩、經濟發展被 掠奪、賴以維生的生態 環境遭嚴重破壞、被毀 教滅佛	遺言：達賴喇嘛 回西藏、西藏自 由、西藏獨立、 民族平等、語言 平等	西藏人 為什麼 自焚	自焚	繼續自焚、搶救藏語 文、藏語歌曲抗爭、 認同自焚、政治犯是 民族英雄、家有喪事 不過年
6. Conclusion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從搶救藏語文到護持佛教的西藏全民運動 * 求取西藏民族存續的一線生機 * 秉持和平非暴力的抗爭，不會傷害別人 				
7. Generalization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強權侵吞弱勢民族，會消化不良 * 人權是普世價值，人民會爭取直到獲取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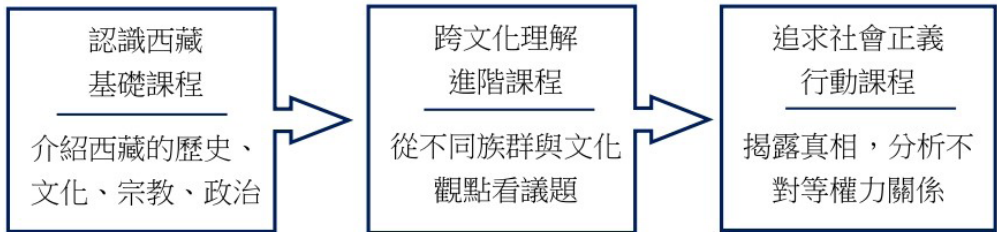
我以老師的視角將西藏自由運動的倡議實踐視為社會教育，面對如何進行社會運動倡議的難題，我以課程轉化與教學專業搭建橋樑，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二者連結。

四、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刀，跨越學校及西藏自由運動的邊界

從學校教育跨界到社會教育，我把倡議對象擴及中文世界觀眾，試圖提供與主流話語不一樣的真相與觀點。受博士班劉美慧教授多元文化教育的教導，深思跨文化理解可降低誤解與衝突，我開始主張：具有尊重多元、擁抱差異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是從根源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之一。於是我嘗試結合課程

與教學理論及學校實務經驗，轉化發展西藏自由運動課程模組（如圖二），並於網路節目付諸倡議實踐。

「認識西藏」基礎課程介紹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政治等內容知識，也回扣倡議的目標。公開流亡藏人眼中的西藏真相資訊，供觀眾與讀者思考與探究。「跨文化理解」進階課程從不同族群與文化觀點看西藏議題的內容知識，邀請不同文化背景者參與及對話，以減低偏見。我採同理心、概念遷移等多元倡議策略，使觀眾能敏覺人類社會不公義並理解弱勢民族的邊緣位置。「追求社會正義」行動課程以追求社會正義與社會轉化、人類一體性與全球責任感為目的，我在行動課程中揭露真相、分析不對等權力關係，以援助西藏翻轉邊緣位置。



圖二、西藏自由運動的基礎、進階、行動課程模組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藉由錄製節目，我在中文世界這間大教室裡捍衛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以西藏議題為主軸，也擴及香港、新疆、蒙古、臺灣等受壓迫民族。在設計倡議內容時，我常把其他民族被壓迫的情形與西藏一併陳述對照，使觀眾能概念遷移極權之害。為揭露受壓迫的真相，內容呈現以有別於中國政府主流論述的真實史料為主。在我的大教室裡，受壓迫者也有話語權，在「點滴在心頭，藏人建認同」這集我邀流亡藏人上節目作為「認識西藏」基礎課程：

西藏家鄉幾乎所有男人不是作戰活下來、被俘虜，就是這些人的後代，所以我們從小就認知中共跟西藏是敵對的，而且藏人被打的很慘。在學校，中國人會說西藏人最野蠻、最落後、最黑暗，回到家，長輩會說中國人才是最野蠻，因為不懂佛法、沒有信仰、不知善惡。小時候我其實很認同

中國的，他們有厲害的機關槍、有現代的車子、有電報，可以很快把消息傳到對面那座山，很新奇。但是當中國同學當著自己的面，咒罵、蔑視、嘲笑、貶低西藏人，你就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他們的一員。(D-20201003- 節)

2020 年臺灣新聞火紅報導香港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在臺北復店開幕前被潑紅漆，多年來選擇投身雪域出版社編輯西藏叢書的我，能理解：為什麼林榮基從香港逃到臺灣堅持開獨立書店以續在香港被掐斷的「銅鑼灣書店」香火。因為我們這種出版人就是想要——讓不被看見的文章能夠面世、讓大家看見，不被聽見的弱勢者聲音能夠出來、讓大家聽見。我們想要讓世人看見弱勢者的堅持，因為如果弱勢不發聲、小眾的訴求不被看見，這將會是主流強權一統天下的世界：

書在網路時代似乎已經落伍了。如果沒有我們這種小眾出版社及像林榮基這種獨立書店，你看得到的紙本的書或電子書會是誰的天下呢？會是主流的天下啊，會是這些受歡迎的、輕鬆的聲音。那弱勢者呢？除了主流之外的非主流，那麼多非主流、多元的聲音不會被聽見啊，他的文字與訴求不被看見啊。因為沒有賣點，不敷成本，在商業上來看，是行不通的。可是難道我們就是要成為一個一言堂的世界嗎？只有主流的聲音，只有經濟與商業。由經濟商業考量，沒有賺錢的機會，弱勢者的聲音將永遠不被聽見。(D-20200501- 節)

我進而闡述多元民主社會是可以包容差異、多元共存的，這是一個多元民主社會的話，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們不一樣的想法，在我傾聽、你傾聽、我們互相傾聽中，聽見了彼此的立場，看見了彼此的堅持，這些立場和堅持，在你不傷害我、我也不傷害你的前提下，我們是可以互相包容的，我們是可以共存的。如果沒有共好精神，肉弱強食，少數弱勢者的聲音容易被阻隔：

打壓銅鑼灣書店的目的什麼呢？目的很簡單啊，就是不讓你有新聞自由啊，不讓少數的聲音被別人聽見，不讓看不見的弱勢被人家看見。你看到的都是化好妝的美女，你看到的都是粉飾過的牆壁，你不知道牆壁後面有

多少血淋淋的可憐人。這就是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差距。(D-20200501- 節)

我的主張是：在強者與弱者之間，進化論一定恃強凌弱，我們做為中介者，致力於建構一個扶助弱勢的平台，把資源與機會與少數者弱勢者共享，使之有舞台，並把要向世界吶喊的堅持與理想大聲說出來，能告訴大家他們為什麼抗議、為什麼要奮鬥。節目播出後有觀眾回應留言：「你的想法這麼好，現在的社會上這麼人很少」，吾道不孤。這集「書店續香火，弱勢要發聲」節目是「追求社會正義」行動課程。

在 2019 至 2021 年三年期間，我以教師及運動者雙重角色自由穿梭在體制內學校與西藏自由運動的不同空間，將課程與教學的理論及實務經驗轉化運用在西藏自由運動，設計發展轉化社會的課程及倡議實踐，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刃試圖跨越學校及西藏自由運動的邊界，在西藏自由運動倡議行動的實務知識也由陌生趨向專精，在解放自由中，形塑體制外的課程與教學新世界。

五、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的歷程

(一) 追尋個人意義，勇於承擔轉化社會的公共責任

回看自己的教師角色，我相信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認為教師不應作為權勢的工具，應身體力行公平正義，兼任教務主任期間（2012 年~2018 年）堅持班級配課的公義原則——在公平的前提下兼顧正義，家長不宜要求名師、教師也不宜指定班級。我認為如果應允優勢者以特殊管道取得最好資源，弱勢者得到的將是殘餘資源，不公平的教育機會將使學生長大後在社會複製強搶欺弱的文化。教師在不公義面前不應奉命行事，教師不應作為權勢的工具。

經歷投入西藏自由運動前五年的適應期後，我受 Greene 啟發、追求個人意義，積極開展為社會公義與世界共好的行動。關心西藏看似遙遠，其實表現的是自己對學生的身教，對一己信念的追尋。此即人類有能力建造自己生活世界，並且能夠有堅強信念可以自我超越（Greene, 1973），亦即：

如果老師自己同意讓自己在體系消聲匿跡，甘心讓別人的觀點來界定他，他就是放棄為自己「看見、理解與表達」的自由。如果他只是埋首工作又食古不化，他很難能鼓舞他人去定義個人的意義。(Greene, 1973: 270)

不論是學校或西藏自由運動，都是因一己信念而行動實踐。成為一位怎樣的老師，由自己決定，也受視野影響。我是老師，對我而言，教育的目的是教人成人（賈馥茗，2005），透過教育教導學生從自然人成為人格人（楊深坑，2009），使世界共好。慣以老師視角觀看世界的我，認為社會教育也應該可以把群眾自然人教成人格人。狼媒製作人果瓦多方探詢獵人主講網路節目，尋找符合他的期望又願奉獻的合作夥伴：

第一步我要從海量的媒體中篩選出敢於為少數民族，弱勢群體發聲的那群「稀有動物」。「狼媒」是一個完全靠理念，奉獻的媒體。所以第二步，需要從這批「稀有動物」中分辨出那些長年在理念驅使下，奉獻已經成為本身人格一部分的「聖徒」。這些人已經進入「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境界。由於各派宗教的中堅分子，都有一批思維狹窄，充滿熱情的狂熱「基要派」。他們無法傾聽不同的聲音。所以我需要選擇既有堅定理念，又有寬廣胸懷，能夠傾聽不同聲音的人。（I-20210502-G）

我正是果瓦要的那種人。在狼媒完全沒有框限的空間開講，試圖改變社會結構的不公義，我得以自由開展實現個人意義，期待影響更多人為包容異己、擁抱多元、和平共好的世界付諸實踐。正如何明修（2011）對臺灣一群社會運動行動者的研究所指，符合 Lichterman 所提到為實現理念而在運動中實現更圓滿的自我、尋找生命意義。果瓦製作人在 2021 感恩節捎來狼媒紀念盃題字，他以「惠中秀外持守核心價值，娟滴秋水誓作愚公移山」形容我投入西藏自由運動的奮鬥經驗。此即教師跨界社會運動所需要的首要條件：具有社會角色要勇於承擔轉化社會的公共責任。

（二）投入社會運動前，先具有社會關懷以及公共事務行動的經驗

我在成為社會運動者之前，在跨出學校邊界與跨進西藏自由運動之間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是由社會關懷及關注公共事務的行動銜接。

在跨越學校邊界之前，我一直都有社會關懷層面的行動：每週帶孩子陪伴同事罕見疾病的兒子近兩年、送雞湯補品給病中的同事、為同事母女居中搭橋討論親情的不捨、半夜接到同事電話同往他縣市護送昏倒的家人等。也曾在太

平間與助念室陪伴同事面對親人的死亡：

朋友女兒命危，做母親的她說不知如何是好，想到我是會長所以來電請求援助。我到加護病房陪伴，朋友問我當媽媽的還以為孩子做什麼，……一晚朋友再來電說血壓急遽下降、心跳零，我們在助念室八小時持誦六字大明咒共修了一夜。(D-20120607- 札)

我以自我為中心點，成為個人社會關懷行動工作站，陪伴並協助同事面對人生的痛苦。自 2003 年籌辦藏傳佛教佛學會協助藏僧弘揚佛法後，我多了一個佛學會理事長的角色，生活型態與昔日以學校為主單純的教師生活大不同，西藏成為日常，受流亡藏僧影響以利益他人為宗旨，擔任理事長後更擴展社會關懷範疇協助不同領域的求助民眾。這是擔任老師的我在跨進西藏自由運動之前致力於社會關懷的作為。

擔任教務主任期間，要為新的部定課程綱要宣導，卻發現課綱內容變相降低英語每週授課時數，預見將不利於偏鄉及弱勢學生，我為這些學生的英語學習權及受教權擔憂。我在體制內以教務主任的身分報名參加語文領域課程綱要公聽會，提出剝奪偏鄉與弱勢學生英語受教權之異議，也找到監察委員沈美真，向她分析課綱英語授課時數的新規定對偏鄉及貧窮家庭的影響，並在臉書成立搶救臺灣國中英語授課節數的粉絲專頁，跨越學校邊界分找藍、綠陣營立委關注此議題。直到 2017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我的行動才結束。看見不公義我無法不作為，我認為自己應該行動去改變體制內結構不公義，即使實踐行動並不容易。這是在跨進西藏自由運動之前致力於教育性公共事務議題的行動。經歷為學生學習權與受教權跨越學校邊界的實踐行動後，我無法在體制內得到全然的滿足。

我在擔任佛學會理事長期間，因邀請流亡藏僧來臺弘法的宗教簽證被拒發，曾因此於 2007 年飛往印度德里臺灣辦事處，想找臺灣代表溝通未果。有感於臺灣政府及官僚處理的盲點影響人民信仰及結社的權利，反思不作為於事無補，曾在國際藏傳法脈總會與外交部領事局溝通弘法宗教簽證時，請假前往發言，也曾於 2009 年至監察院為流亡藏僧簽證被駁、限縮人民宗教自由作

證。於 2023 年專文³ 投稿期刊，從協助來台藏人申請停留簽證的實務經驗中，指出臺灣政府在流亡藏人居留政策的不友善與消極作為，並依據訪談提出在臺流亡藏人期待與臺灣同行共好的視角。此文被藏僧簽證推動改革聯盟以「前人傾力足跡」為標記轉載，成為藏僧來台簽證改革的墊腳石。⁴ 為不公義奔走，雖不能盡如人意但能取得些微成效，即使是挫敗經驗也能成為證詞。這是在跨進西藏自由運動之前致力於臺灣宗教自由公共事務議題的行動。

(三) 先有教師轉化才有社會轉化，二者相互影響且交織增長

方永泉（1999）在理論層面將 Giroux 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的主張區分為二部分，一部分是教師自身的轉化及對學生、對教材、對教法的轉化，是教師在學校內的轉化，即教師轉化。另一部分是教師參與社會運動、與志同道合者投入轉化社會的行動，是教師跨出學校在社會的轉化，即社會轉化。

我會協助弱勢學生、長期投入數學課後補救教學，這是教師自身的轉化。於 2013 至 2014 年帶領老師們為學生設計校園人權教育學堂課程，將公義核心價值寫入國際教育教材，並鼓勵師生嘗試有意義的社會實踐行動，這是對學生、對教材轉化的具體行動。我聽見教學的呼召想為學生開啟學習的樞紐，體悟教師要能診斷學生學習並實施多元教學策略，因而產生對教法的轉化。但我的教師轉化未全面揭露教育中的政治與權力議題，僅偏重人權及西藏。

探究 2010 年起跨界至西藏自由運動場域的實踐行動，前五年仍是周邊參與者，會把老師特質融入運動，聽命行事且使命必達。至 2016 年起受 Greene 影響，我想讓更多人看見西藏的痛苦，主體性增強，由周邊參與朝向完全參與移動，個人的能動性逐漸出現在其所投入的西藏自由運動中。至 2019 年在網路節目論西藏，以主體性完全參與，也不受既有框架限制，對有利於西藏自由運動的任何可能零拒絕。這是我的社會轉化行動。

方永泉的論述中，教師轉化與社會轉化是否有先後順序值得探究。對照自

3 協作者強波董事長看完〈在臺流亡藏人的生存困境〉一文，以流亡藏人的觀點說：「寫的真好，未來也可以作為與台灣政府交涉的依據。」(I-20230622-C)

4 經眾人努力，外交部領事局已於 2023 年 8 月修正傳佛教僧人來台簽證限制，改為與其他宗教人士相同規定。

身經驗的時間軸，我的發現是：先有教師轉化，在教師本業具備足夠的轉化能量，而後才有可能在跨界社會運動也具備足夠能量進行社會轉化。但是教師轉化與社會轉化的時間軸有重疊，也無法清楚切割，教師跨界至社會運動成為倡議者後，在社會轉化階段仍持續進行教師轉化。亦即，能做到社會轉化的老師必須先完成教師轉化，在學校內進行教師自身的轉化及對學生、對教材、對教法的轉化；教師轉化不因教師投入社會轉化而畫上休止符，而是隨著教師生涯持續進行轉化。

參與西藏自由運動之後，看見體制內師生階級不平等的問題，我試圖將西藏自由運動的實踐經驗轉移到學校體制內的課堂。不論是讓學生依據進步程度自由選擇教室座位、每學期輪調內外掃區工作以志願自由選擇等，我常提醒自己敏覺教室裡的基本人權及權力不對等關係，不要以不對等權力關係處理師生關係，師生共同營造公平正義的友善環境。重返第一線擔任導師的我，班上有兩位學生因公民課課後討論國旗與黨旗議題而互掐。我先處理醫療部分，再藉著學生衝突事件，先讓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學習表達與省思：

甲學生說：乙同學反對黨旗放在國旗上，乙同學認為這是當時國民黨獨大的象徵，我回應他說這是因為國父是創黨和創國的人，要尊重國父的想法。他可能無法接受我的想法，所以就跑過來抓我脖子，我就抓他脖子讓他無法呼吸。

乙學生說：我們對政治觀點有些爭執，甲同學掐我脖子，我差點昏倒，幸好老師救我一命。我以為他掐我很大力，但後來看到他的傷痕，才知道我把他傷那麼重。這件事情我的責任很大，我不可以因觀點不同就暴怒。

甲學生也反省：我其實可以阻止發生，在他剛開始說時我不必強硬反對他的立場。還有他抓我，我可以找老師幫忙，不必掐回去差點造成悲劇。

(D-20221209- 札)

通知家長後，我讓兩位學生下課時間來我辦公室繼續省思靜心一週，再一起回看再省思，學生學習聆聽不同見解的民主風度，師生一起成長的經驗裡我們是平等的。至下學期公民實踐課（班會），同學提案要求增加討論國防議

題，統派與獨派互相攻防，學生學會民主理性表達。跨界西藏自由運動的經驗使我看見不同的生活世界，產生多元觀點，並得以掙脫原有的框架束縛，追尋成為自由解放的自己，也影響我的教學及班級經營。我也成為其他教師班級經營諮詢的對象：

丙老師問我：丁老師的家長不滿學生座位由導師指派，這樣有什麼不好？導師會前後輪調，學生坐好位子的機會其實是一樣的。

我回答：什麼叫好位子因人而異，家長應該是認為由導師指派學生座位是上對下的管理方式，臺灣已經是民主化社會，有的家長會期待校園能有學生討論選擇的機會。導師覺得最有效率的方法，未必符合家長對學生成長的期待。上對下的管理方式，也許在工廠行得通，在已經認識民主人權的校園，未必是好方法。(D-20231003- 札)

依據我的實務經驗，教師在學校及社會運動兩個場域追尋轉化提升，過程中老師與運動者的經驗相互影響，老師的專業訓練會用之於社會運動場域以解決面臨的難題，運動者的社運經驗也會被用之於學校。在轉化社會的實踐行動中，作為老師的我與運動者的我，彼此借鏡經驗及專業，互為主體。在學校及社會運動不同場域，社會轉化增益教師轉化的進階突破及提升，教師轉化也成為支撐社會轉化的厚實基礎。不論教師轉化或社會轉化，都是實現自我的追尋，二者是互相影響及交織增長的歷程。

(四) 教師跨界需裝備轉化社會的能力，並付諸轉化社會的行動

教師跨界社會運動，須具備轉化社會的能力與行動。Safari (2017) 的研究建議：承擔轉化型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的教師，應具備批判及改變社會不公義的技能與知識。我認為社會運動的學科教學知識就是此技能與知識，分析不對等權力關係的能力，才能進而讓弱勢族群翻轉邊緣位置。我在網路節目中以普羅大眾能理解的語言分析不對等權力關係的能力，批判並創造解放的環境來對抗壓迫。例如將香港黎智英與流亡藏人強波的說法對照呈現：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遭港府指控涉及違反國安法等罪嫌，收押二十天後獲准保釋。他接受外媒採訪曾說，中國政府要的是香港人擁有的自由，

自由沒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香港人為什麼不賺錢享受生活就好，不要想政治、不要想人權法治，但黎智英說：「我們是人，我們有靈魂，我們不是狗！」這讓我想到我曾經問達賴喇嘛駐臺代表：「你們西藏人在中國統治下日子過的好好不是很好嗎？」他很強硬地回答我：「我們不是養在豬圈裡的豬，我們是人！」(D-20201224- 節)

我以真實史料內容及口述歷史揭露受壓迫的真相，讓受壓迫者也有話語權，分析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並呈現衍生的現象，提出問題供觀眾思考及批判。例如在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學生與年輕人時，我在節目中結合香港新聞與西藏歷史論述，把藏人傷亡慘重的歷史與港人被濫用武力暴打的對待建立連結，呈現二者都同樣面臨：在不對等關係的對待及用生命對未來的捍衛。我也在呈現不對等權力關係將事件與生活經驗連結，例如提出切身問題反問聽眾以拉近社會正義與個人的距離並看見權力的不對等：

當強凌弱，你選擇站在旁邊冷冷看戲？還是選擇和被壓迫者在一起反抗霸權？很多人會想很多理由，像是修行人不要碰政治，好好過日子就好，或從事各行各業的人不需要涉入政治，政治太複雜。今天換位思考，如果是你的孩子在學校被同學老師長期欺負，你能忍受嗎？你可希望別人伸手扶他一把？(D-20210103- 節)

我在西藏自由運動邊做邊學轉化社會的能力並付諸行動，行動後反思：我於網路節目的作為偏向抗爭者敏覺其失去自由的邊緣位置、用生命來翻轉邊緣位置的奮鬥，雖具備批判及改變社會不公義的技能與知識，但未針對社會結構的主流力量多加著墨，未作平衡論述，有失偏頗。在投入運動的路上，關懷弱勢者、受壓迫者的福祉時，容易聚焦於自己助人的給予及付出，衍生助人的驕傲、正義的傲慢。

重看投入十二年運動的自己，在行動中得到滿足，其實得到最大利益的是自己，因為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成就的是自己生命裡的永不休止的學習。眼前所見人、事、環境、脈絡，無論過去、現在、未來，在時間的長河中只是渺小的一點，而利益他人的社會行動只是人類一個小小的行動。在行動中不是滿足的自我實現，而是在自我實現的精進中又看到自己的什麼都不是，當

看見自己的行動微不足道，更應彎下腰、更謙卑，與志同道合者一起，朝向世界共好的路途前進。

（五）既要在學校的限制中實踐，也要在社會運動掌握行動的機會

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也要具備轉化學校的能力與行動。回看自己過去的教育作為，受限於任教科目，在數學教學時只能做到教導學生多元分析思考並藉此引導學生多元包容的精神。檢視能有的作為途徑，我參與補救教學、協助弱勢學生、組教師團為學生開設人權學堂等，在學校既有架構下默默轉化學生為具批判力的公民，嘗試結構內的寧靜改革，但作為有限。即使有限，也能有機會在班級經營實踐人權與民主：

重回第一線擔任導師，新生的打掃工作、股長及小老師，我讓學生自選。座位，也依據進步幅度自選。老師主導命令學生的時間最快，但我願意花時間讓學生學習。去年新生進來發教科書，先請學長分享經驗，再引導學生討論還有哪些方式，學生討論後決定取二合一的方式。發完後，再檢討得失。至這學期再發教科書，我已經不必開口引導，學生們自主合作圓滿完成。（D-20220217- 札）

在高效率管理與學生人權之間，選擇後者以民主方式實施。我也會設法引導學生批判思考，例如在處理班級事務及學生事務時，引導學生探究做與不做之間如何權衡整體、基於什麼判斷選擇、為什麼這樣做、在黑與白之間如何走出一條中間道路等。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實踐場域不一定在校外社會運動，也可將校外經驗拉回學校場域實踐，需具備轉化學校的能力與行動。

2022年我至立法院介紹我編輯的西藏書，因作者人在美國無法親自介紹而由我代講。我向學校請事假兩小時至立法院會議室在媒體面前講述，雖只被分配三分鐘，仍蓄意為作者的探究內容再多講三分鐘，因此被主席立委傅紙條提醒超時，雖自覺赧然，仍願不計他人評價而為西藏民族盡力，這是源自個人意義的追尋。我曾在節目中談及自己哲學思維個人及結構的角力，而永不放棄的秘訣是盡其在我：

我鼓勵自己，今生做不到的，我來世跑接力賽繼續做。當越來越多的知識

分子能夠為社會轉化去付諸行動，就有機會撼動大結構。雖然我只是西藏自由運動那面牆上的一小塊磚，但是有很多的你和我這種小磚堆疊起來，我們就能夠形成一道堅固城牆。(D-20210124-節)

我和協作者強波曾針對體制內老師跨界社會運動有一系列討論，他認為我面對詛咒、侮辱、不能去中港澳也不退縮，有「抑強」的勇氣、會為公義而行動：

投入社會運動有扶助弱小的特性，而「抑強扶弱」者就是彰顯正義的義士，對一切恃強凌弱者會予以譴責、抵制。你是抑強扶弱那一類。……聰明人慣常作法是不得罪真正的強者或有勢力者，懂得權衡利害。我曾說你別去印度，希望你留在臺灣，這十一年在臺灣有你的協助，對我們幫忙很大。(I-20210524-C)

顯然我不是強波口中的聰明人。老師在學校裡擔任教育者，有時在班級經營時化身警察以追求真相，有時得化身法官以求公平正義，常具有抑強扶弱的特質。當具有此特質的老師跨界至社會運動場域時，秉持護衛學生不被霸凌的信念，會對恃強凌弱者予以譴責、抵制。和博班同學們在讀書會討論我的博論時，一位同學脫口指出我的單純才會無償做十年西藏事，現在回看，的確如此，我不是聰明人，也可能不只是單純，還有點蠢吧。無論聰明或愚蠢，我的協助能得到強波董事長的肯定，意味著對流亡西藏能有助益，但幫忙很大並不同於我的行動做到社會轉化，這點仍待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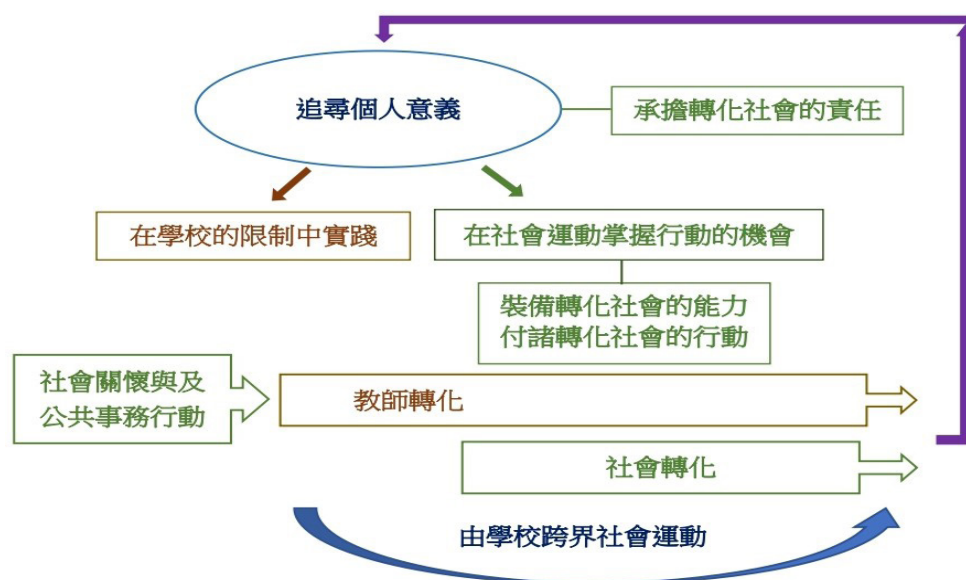
我的行動也引來在網路節目或雜誌臉書粉絲頁被非理性留言，2021年粉絲頁接獲下油鍋去炸的留言威脅，那是因為一則19歲藏僧被入獄虐亡引發臺港粉絲大量轉載後，有人回溯至這篇農奴貼文留言：

你睜眼說瞎話的能力不亞於台灣記者，你信不信，如果上帝把你交到我手中的話，我會對你作出啥麼事，我會先用測謊器跟自白劑讓你乖乖的把你背後的勢力說出來，然後把你跟四五年級的老雜種全部下油鍋去炸！(D-20210209-臉)

雖然實踐自己信念會招來被抨擊等後果，但我仍堅持要行動。即使作為有

限、成效未顯，但我會在無法撼動大結構時先在小結構內進行個人行動，在結構限制中勉力而為。在轉化社會的行動中，想要改變結構創造解放的環境，需要眾人合作才得以眾志成城，非一己之力能圓滿達成。雖無法確知是否做到社會轉化，但我仍試圖在更大的社會結構掌握每一次行動的機會，試圖微微撬動大結構的牆角，鬆動大結構裡不同的小結構，邁向解放的環境。自由解放、解開框架束縛的我，在學校與社會運動的不同空間開啟了任意門，或在結構內突破限制、在結構內改革，或掙脫原有結構、恣意遊走在新結構。

綜上所述，轉化社會的使命、轉化學校的能力與行動、轉化社會的能力與行動，是教師跨界社會運動的三個條件。其歷程是：教師為追尋個人意義，勇於承擔轉化社會的公共責任；既要在學校的限制中設法實踐以轉化學校，也要在社會運動掌握行動的機會轉化社會；教師跨界需裝備轉化社會的能力，並付諸轉化社會的行動；投入社會運動前，先具有社會關懷以及公共事務行動的經驗；先有教師轉化才有社會轉化，二者相互影響且交織增長。據此繪製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的歷程圖（圖三）。



圖三、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的歷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教師由學校跨界社會運動的歷程中，不論是轉化學校或是轉化社會，都是個人意義的追尋。從學校到社會運動，自由開展追求實現個人意義，心靈得到更大支撐與滿足。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我從學校數學老師跨界西藏自由運動的故事，雖然學校教育與社會運動皆具有教育性，但是教師跨界社會運動面臨目的與對象、角色期待、場域文化皆不同的困境；教師需要在反思中覺醒，以自我覺察、調適與轉變來克服跨界轉化的難題。我以課程轉化與教學專業搭建連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橋樑，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刃，跨越學校及西藏自由運動的邊界。由此歸納尋找教師跨界社會運動的路徑和方法：

- (一) 追求實現個人意義，以轉化社會為使命。
- (二) 先具有社會關懷以及公共事務行動的經驗。
- (三) 願意儲備轉化學校及社會的能力並付諸行動。
- (四) 設法搭建連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橋樑。

而想要跨界社會運動的教師，實踐場域不一定在校外社會運動，校外經驗拉回學校也可在學校內實踐；不論是在學校內的轉化或是跨界轉化社會，二者會相互影響且交織增長。跨界行動之旅後，我打破原有框架，不再著眼於高效率的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堅信教師不是教室裡的國王，把人的本質放在教育的土壤、讓孩子潛質發展出來成為人才，教育是自由的實踐。學生的成長與改變需要時間，師生都需要改變思維讓心智思想自由、從框架中解放。在師生平等、適性揚才的教育歷程裡，我得到更多的教學相長、享受更多的教育樂趣。

二、建議

我的故事是教師跨界的實務經驗，建議想跨界社會運動的教師：社會運動議題無大小之分，教師可就核心價值、關注議題開展行動。也建議教師可設法

不被既有大結構框架制約，發揮個人能動性以掙脫結構限制，參與非教育類社群或廣泛閱讀以向不同領域專家學習、開啟多元廣泛的視野。當教師看見世界有多大，就能引導學生看見世界有多大。

想要改變學校與社會的教師，並非一開始就能自由穿梭在學校和社會運動之間，建議教師在學校教人教書也要關懷社會與及公共事務；先具有社會關懷以及公共事務行動的經驗，才有可能更進一步投入社會運動。建議教師也要儲備轉化學校及社會的能力，以覺察反思面對教師忙碌的日常，日益精進課程與教學的專業；當跨足社會運動場域，才能轉化課程與教學專業以搭建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連結橋樑。

參考文獻

- hooks, bell。2009。《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劉美慧譯。學富文化。（原著出版年：1994）
- Clandinin, D. J. & F. M. Connelly。2003。《敘事探究：質的研究中的經驗和故事》。蔡敏玲、余曉雯譯。心理。（原著出版年：2004）
- Goodlad, J. I.。2008。《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未來的展望》。梁雲霞譯。聯經。（原著出版年：1984）
- Lieblich, Amia. et al.。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吳芝儀譯。濤石。（原著出版年：2000）
- 方永泉。1999。〈教師作為一種轉化的知識分子——教育史角度的考察〉。《暨大學報》3，1：99-126。
- 何明修。2011。〈探索台灣的社會運動〉。何明修、林秀幸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1-34。
- 楊深坑。2009。〈賈馥茗教授在教育學術上的貢獻〉。黃昆輝、楊深坑編。《賈馥茗教育學體系研究》：1-15。
- 賈馥茗。2005。《教育的本質》。五南。
- 明報。2016。〈達賴信眾港辦研討會〉。《明報》2016/6/20。https://reurl.cc/x9a6DN。2020/1/1。
- 達賴喇嘛。2020。〈七十億人類是一個整體〉。《西藏的天空季刊》40：1-7。
- 甄曉蘭。2004。《課程理論與實務：解構與重建》。學富文化。
- 劉美慧。2005。〈多元文化師資培育：一位師資培育者的敘事探究〉。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編。《教師的教育信念與專業標準》：231-230。
- 劉美慧。2009a。〈主編者序〉。《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vii-x。

- 劉美慧。2009b。〈多元文化教育的抉擇：族群、性別與階級的五種取向〉。劉美慧編。《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51-75。
- 大公報。〈「獨書院」勾 FCC 助「藏獨」煽惑〉。《大公報》2018/8/29。https://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18/0829/209291.html。2020/1/1。
- Giroux, H. A. 1988.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Greene, M.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 Wadsworth.
- Hung, C. Y. 2018. "Educato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Taiwanese Teacher Activism during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Controversy." *Curriculum Inquiry* 48, 2: 167-183.
- Safari, P. 2017. "Proletarianiz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ranian EFL Teachers and their Alternative Role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5, 1: 74-99.

From School to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Boundary-Crossing Journey

Hui-chuan Lu

Editor in chief, The Sky Above Tibet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uthor's personal journey of crossing from school to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self-narration. Drawing from my year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spanning schools to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I aim to identify the pathways and methods for teachers to transition from school settings to social activism. Teachers face challenges in boundary-crossing due to differing goals, audiences, role expectation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o overcome these, teachers must awaken through reflection, developing self-awareness,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 propose using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and teaching expertise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employing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a tool to navigate the boundary between schools and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The ke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Pursuing personal meaning and adopt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a mission.
2. Having prior experience in social care and public affairs activism.
3. Being willing to develop and apply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both schools and society.
4. Striving to build connections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Keywords

social movements, Free-Tibet Movement, boundary crossing
